

清明上河图

一幅有故事的画和它背后的时代

9月中旬,北京故宫博物院为迎接90周年大庆推出“石渠宝笈特展”,共展出书画藏品283件。其中最关注的就是“十年才得一见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此画为北宋张择端所作,全长528厘米,描绘了北宋年间的繁华都市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奇画”。为一睹名画真容,故宫门外一度排起长龙,据称平均要等6小时才能入内。那么,这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奇画呢?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

迷离的身世

流传900年,现存50多件,行踪诡秘

说起《清明上河图》,人们首先会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一幅,它不正被展出吗?但其实,这幅名画“分身”众多,在9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无数人因此晕头转向。

据统计,现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多达50余件,散布世界各地。较知名的,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、辽宁博物馆的“仇英款本”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“清院本”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“乙本”……而单论数量又以日本最多,共18件。

《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》作者野岛刚感叹此画“像洪水一般袭击全球的艺术界”。

可这是为什么呢?美术史界的推测是,宫廷画师张择端完成《清明上河图》后呈给皇帝,转眼间,宋徽宗把它赠予外戚向氏。不久金兵南下,北宋覆亡,在山河变色的大动荡中此画不知所终。六十多年后它重见天日,金朝的张著、张公药等人相继题跋,留下了关于这幅画及其作者最初的信息。此后其“真身”仍时隐时现,甚至被认为已散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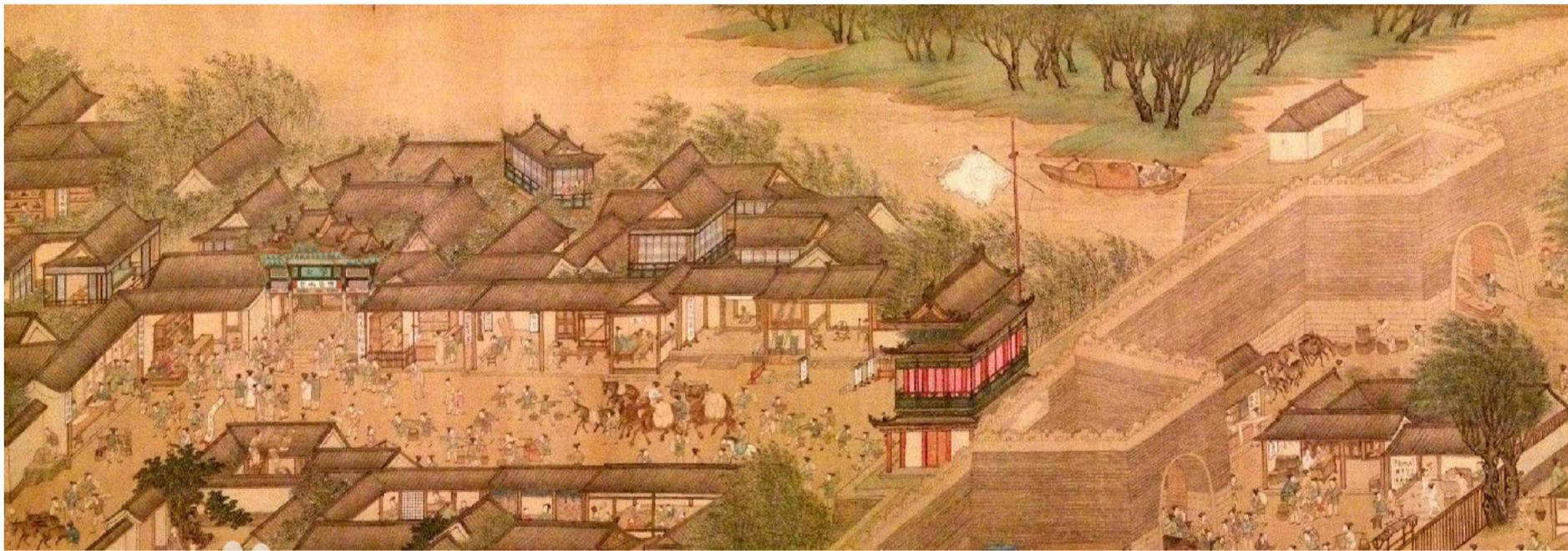
于是就冒出各种高仿品,其中流传最广的为“仇英款本”。仇英,明代画手,“明四家”之

新的悬疑接踵而来。差异有哪些呢?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分析,真迹里的场景只是看上去热闹,实则危机四伏。例如,“望火楼”无人把手、兵营改作饭铺、军用设施用来转运酒水……更严重的是,作为王朝命脉的漕运居然也管理懈怠,汴河上粮食走私猖獗。余辉总结了真迹所反映的北宋危机:军力懈怠、消防缺失、城防涣散、国门洞开、商贸侵街、商贾囤粮、酒患成灾等。

美术史家曹星原也指出,此画的构图并不和谐。在《同舟共济:〈清明上河图〉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》一书中,她将目光聚焦到画卷中心——只见一条逆流而上的船欲穿越虹桥,却在急流中失控,引发重大险情。曹星原认为,画家似别有用意。

然而上述场景在其他版本中消失了,后世画家刻意凸显市井繁华,却无视其背后的冲突。典型如“清院本”。1736年乾隆帝登基,当年,清宫画院的陈枚、孙祜等五画家呈献《清明上河图》以表庆祝。可想而知,喜庆祥和是其主旨。即便出现醉汉打斗、打翻鸡蛋等情节,在余辉看来也只是为了“活跃气氛”,构不成社会矛盾。

那么,原作者张择端何以如此与众不同,他到底想表达什么?



一。据说他临摹过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后刘涤宇则持怀疑态度,理由是:仇英款本把斗拱(一种建筑结构)都画错了,而以他的学识和经验,几无可能。

但无论如何,仇英款本迅速扩散。“这和江南的繁荣有关。”刘涤宇说,明中叶以降,江南地区商贸昌盛、生活富庶,而《清明上河图》恰好被理解成描摹了都市繁华景象,受市民追捧。画匠们见有利可图,遂依据仇英款本大量复制,因产地多在苏州,且画中场景多以苏州城为蓝本,故俗称“苏州片”。

如果坐时光机返回,我们将发现,当时人眼里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是“苏州片”那华丽丽的模样。真迹实际上一直在,只不过辗转于达官贵人之手,行踪诡秘。乾隆、嘉庆年间,此画重又进宫,编入《石渠宝笈三编》。1921年,溥仪将《清明上河图》等文物偷运出去,带到了伪满洲国。二战结束,此画幸运地留在东北沈阳,被送往北京故宫。

谜一样的画意

确认真迹,不和谐的画面,悬疑再起

其实刚开始没有人把那幅画当真迹。在爱新觉罗氏持有此画的近150年里,它并未得到足够重视。其地位还不如为庆贺乾隆登基而赶制的“清院本”。

1949年春,东北博物馆成立,着手建立馆藏。溥仪带来东北的那批文物尤为重要,时称“东北货”。就是从那里面,年轻的书画鉴定师杨仁恺发现了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经鉴别,确认它为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,而且就是传说中的真迹。1953年10月,此画由沈阳运至北京,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之宝。史上首次向民众开放展览。

不过,该版本的地位尚不稳固,移居台北的董作宾就指珍藏于芝加哥孟义君处的“元秘府本”为真迹。此时,日本学界率先站出来支持北京故宫。“日本美术受宋代影响极深,他们收藏的宋画在数量上堪称世界之最。”刘涤宇说。日本美术史专家一眼就断定:石渠宝笈三编本至少作于南宋。往后,国内外学术界逐步达成共识:它确实是张择端真迹。

真迹场景里,看上去热闹,实则危机四伏。“望火楼”无人把手、兵营改作饭铺、军用设施用来转运酒水……更严重的是,作为王朝命脉的漕运居然也管理懈怠,汴河上粮食走私猖獗。

无尽的解读

考场失意人,画坛高手,深藏寓意

一般认为张择端是宫廷画师,生活在宋徽宗时代,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了北宋首都汴京(今开封)。但同时期的史料里并没有此人。直至1186年,“靖康之难”过去整整一甲子,金朝监管御府书画的张著在画卷上写了段跋文,才提供了关于张择端的简略信息:

张择端,字正道,东武人,幼读书,游学于京师,随后学习绘画。他擅长界画,工于舟车、桥梁、城廓和街肆等,自成一派。

据余辉考证,东武即山东诸城,当地文化渊源深厚,尤其受儒家思想熏陶。“从张择端的名字就能看出来——‘择端’一词就出自《孟子》。”可以推论,张择端幼年所读必为儒家经典,而这是为游学京师做准备。所谓“游学”,特指去京城参加科考,这需要投入不少财力和精力。余辉的下一个推论是:想必张家家境殷实。

可惜张择端没能走通科考这条路,转而学画。起初学“界画”,一种借助界尺等工具的绘画方式,起源于晋,成熟于宋。它能精确表达宫室、屋宇、亭台等的结构比例及细部。■